

# 麓湖夜遊記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到底是臘月，據說是近年最冷的冬天，嶺南之地也要穿上厚厚的棉衣了。得閒逗留廣州兩日，閉門不出，閒聊讀書飲茶會談而已……返程前夜，聽說住所在白雲山下，陡生遐想，慕其山，慕其雲，奈何夜裏黑黢黢不分明。有人憑憑，何不秉燭遊。人到中年，提不起如此豪興了，只能作罷。一客告知，麓湖頗近。眾人欣然前往，說做不了湖心亭看雪的雅士，做一個湖邊吹風的遊人亦好。

出門步行，穿街過巷，迎面多大樹高樓，橋也高，遙遙聽得車輪滾滾。那聲音自高處直插頭頂再灌入心中，然後沉進腳底，一時不得安生，身心頓失我相，也失了靜相，只有喧囂相、鬧騰相。好在漸漸到了僻靜的地方，塵音絕跡，鳥蟲失聲，清風自小山頭徐徐蕩過來，一時又忽然忘我了。

不多時，到得麓湖，汪汪一池水，雖不見洋洋意思，卻安然盈盈風致。湖邊立有小亭，極簡陋。靠欄杆站着，前方密密麻麻璀璨璨星點點亮堂堂萬家燈火。燈火可親，清風可親，水樹可親，友人可親。

湖邊行人無幾，偶爾兩三步履匆匆走過，作急急狀，作忙忙狀，作碌碌狀。是人皆急，眾生都忙，世情如此。我看人，不知道他在忙什麼？人看我，也不知道我在忙什麼？彼此慌慌張張，大費周章，彼此光陰蹉跎，自得其樂。人生如戲，誰人脫得下粉墨丟得開面具？人生在局，誰又能跳脫做局外人？

湖邊有三五隻白鷺，戲水展翅。有過路客丟下一粒石頭，眾鳥驚飛。其中一隻白鷺肥碩輕盈，在我眼前幾尺遠。一陣風吹過，有些恍惚有些出神，那一刻，我以為眼前的白鷺是《後赤壁賦》中那隻鶴幻化而成。只見牠自東邊橫穿江面，羽翼如車輪，白羽似輕衫，戛戛長鳴，躍過蘇子的扁舟向西飛去，飛過宋元明清的天空，飛到這麓湖邊上。

同遊者，廣西朱山坡，瓊海林森，南粵陳崇正，彼此相交十餘載，當日青葱少年，如今個個多了皺紋多了白髮。談起以前的舊事，彷彿昨天，實在過了很多年，時間匆匆，真令人嘆息啊。往昔滿目只有憧憬，如今心頭多了懷舊多了滄桑。

回到宿處，時間已近凌晨，無心飲茶了，半杯清水，澄澈剔透順喉而下。又得了一方地氣一方水氣，不亦快哉。



# 龍年藏書票展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由江西省美術館攜手江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共同主辦的「全國賀年生肖藏書票、小版畫作品展」在南昌開展，展出藏書票和小版畫各一百幅。

新華社

# 經典的誕生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每年寒假及暑假，內地不少電視台都會重播《西遊記》電視劇，吸引一眾大小朋友重溫。從一九八六年在中央電視台正式播出至今，這部根據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改編的同名電視劇，經過將近四十年的重播又重播，影響力愈見顯著。如今再看當年的劇集，固然有動畫特效簡陋、攝影機位不足等等缺憾，但觀者從不會因此而消減觀看此劇的熱情。究其原因，其一在於《西遊記》原著文本的恆久魅力，二在當年劇組一眾表演藝術家及創作者對於劇本的推敲、對於演技的琢磨以及對於經典的尊崇。



▲《西遊記》劇照。

一九八一年，中央電視台立項拍攝《西遊記》第一部，由楊潔指導，請來六小齡童、馬德華、閻懷禮、徐少華、遲重瑞等一眾藝術家擔綱主演。首部《西遊記》一共只有二十五集，前後卻拍攝了整整六年之久，其精雕細琢之程度，足以與不久前上映的、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《繁花》相媲美。比拍攝《繁花》更難辦的是，三十多年前的《西遊記》劇組，除了需要面對藝術上的探索，還不得不面對資金的短缺和拍攝條件的限制。據說當年劇集拍到一半，央視撥付的拍攝資金用完，導演楊潔和攝製組成員不得不多方募資，以保證拍攝順暢完成。根據楊潔導演回憶，導演組和演員最初都是「義務勞動」，不收取報酬，後來才提供少量的報酬：「導演拍一集，九十元；孫悟空和豬八戒拍一集，八十元；沙僧拍一集，六十元。」

導演組挑選不少戲曲演員，將傳統戲曲的功架、身段與眼神姿態等，活用於電視劇拍攝中。儘管物資拮据、報酬也遠遠稱不上豐厚，但劇中的每一位演員都貢獻出了出色的演技，令到整部作品在特效不足的情況下，仍能時至今日熠熠生光，為人津津樂道。反觀如今部分電影和電視劇，動輒投資上千萬甚至上億元，最後不過是特效的堆砌，空洞無物，難以打動人心。究其原因，其實是「為藝術」與「為利益」的區別。有情懷，才能不厭其煩，才能苦心摸索；沒有情懷，再多的明星，再豪華的編創陣容，也做不出傳世的經典。

一九九八年，《西遊記》續集拍攝，同樣由楊潔執導。現代特效技術的加入，使得劇集更富觀賞性，也為《西遊記》拍攝故事畫上圓滿句號。我想，不論後來科技如何發展，視覺效果如何提升，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及其續集引起的轟動與熱議，恐怕再難超越了。對於當今的影視工作者而言，與其爭相找尋大投資、期待大製作，不如潛下心來，認真研究經典，思考如何將古典活用於現今，唯如此，經典方能常新，生生不息。

元。」

導演組挑選不少戲曲演員，將傳統戲曲的功架、身段與眼神姿態等，活用於電視劇拍攝中。儘管物資拮据、報酬也遠遠稱不上豐厚，但劇中的每一位演員都貢獻出了出色的演技，令到整部作品在特效不足的情況下，仍能時至今日熠熠生光，為人津津樂道。反觀如今部分電影和電視劇，動輒投資上千萬甚至上億元，最後不過是特效的堆砌，空洞無物，難以打動人心。究其原因，其實是「為藝術」與「為利益」的區別。有情懷，才能不厭其煩，才能苦心摸索；沒有情懷，再多的明星，再豪華的編創陣容，也做不出傳世的經典。

一九九八年，《西遊記》續集拍攝，同樣由楊潔執導。現代特效技術的加入，使得劇集更富觀賞性，也為《西遊記》拍攝故事畫上圓滿句號。我想，不論後來科技如何發展，視覺效果如何提升，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及其續集引起的轟動與熱議，恐怕再難超越了。對於當今的影視工作者而言，與其爭相找尋大投資、期待大製作，不如潛下心來，認真研究經典，思考如何將古典活用於現今，唯如此，經典方能常新，生生不息。



英倫漫話 江恒

都說從前車馬很慢，書信很遠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。如今寫作作為私人通訊手段，正在被智能時代的手機、電郵和社交網絡所取代，有誰還記得收到親朋來信那一刻的興奮和喜悅？

在法國有位名喚文森特·貝特洛的老人，八年前決定扮演私人送信員角色，以親手將信交給對方的方式，幫助人們找回久違的感覺。當他的想法經過口耳相傳被廣為人知後，來自各地的信件蜂擁而至，達到數百封之多。他根據收信人的地址，精心設計了送信路線，踏上一條經過里爾、馬賽、斯特拉斯堡和比利牛斯山脈的漫長又蜿蜒的旅程。如今他的送信使命已發展成為一場運動，得到世界各地上百人響應，足跡遍及各大洲。二〇一五年，瑞士電影製片人亞歷山大與文森特同行，拍攝了專題紀錄片，形容他是「獨一無二的送信人」。

對於文森特如何產生送信的想法？用他本人的話說，每個人都是一部小說，每人心中都有一些故事，不論它們是美好抑或悲傷，書信是忠實的記錄者。當收件人打聽親人或朋友的來信時，滿滿的情感都寫在了紙上，淚水常常在眼角打轉，那一幕十分感人。所以一封看似普通的信，有時可以讓家人和失散已久的朋友團聚，有時會實現當面無法做到的互訴衷腸，故事、笑聲和淚水，這些就是書信的力量。

的確如此，就像作家艾達·布羅諾斯基在《見信如晤：二十封哲思書信》一書中所說，通信是一種寫作，也是一種交談。從一個角度看，書信是交談的替代品，由於空間的阻隔，信件只能傳遞文字表達的資訊，無法還原面對面說話的豐富，也無法實現四目相對的親密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通信又是一種獨特的表達，它擁有書面語的全部抽象力以及廣度和深度，又不脫離通信雙方最具體細微的人身處境。當你寫信給某人，他/她讀信的表情很容易浮現在你眼前，他/她的情緒你亦能感同

# 紙短情長

身受，反之亦然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通信可以比交談更加親密，因為它可以讓心靈的交流更加深入，而這就是為什麼，有些交談恰恰只能通過書信的寫作來實現。

除此之外，書信更是一種文學藝術，因為它需要經過認真思考、搭框架、編輯和修改等過程。著名的作家馬克吐溫給朋友寫信時曾說，「我為寫這麼長的一封信道歉，因為我沒有時間寫一封短訊。」這句看上去矛盾的話，想要表達的恰是寫長信往往不用過多思考，而把長信變成短訊則要花費更多心思。另外，正如英國小說家安東尼·特羅洛普發明了郵筒，讓女性可以不經過父親的許可便能寫信給她們心愛的人，就像羅伯特·勃朗寧和伊莉莎白·巴雷特那樣，透過書信談情說愛，很多信件中滿是紙短情長。正是書信的這種特殊性，讓它不僅封存了往日的記憶，有時更是珍貴的歷史文物。

二〇一三年，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發起的「書信朗讀會」(Letters live)，便找到很多被視為文物的名人往來信件，例如夏綠蒂·勃朗特、邱吉爾、大衛·鮑伊等，讓人一窺他們的內心世界。活動定期在不同的地

方舉辦，上至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，下至普通酒吧，旨在雅俗共賞，藉機提高公眾對文學和寫作的參與感。如今十多年過去了，在康伯巴奇、裘德洛等英國演藝明星到現場為大家朗讀書信選段的加持下，朗讀會始終好評如潮。

實際上，書信朗讀會的靈感來自英國作家肖恩·亞瑟的一本書信集——《見信如晤》(Letters of Note)。二〇〇九年肖恩建立了「見信如晤」網站，將歷史上五花八門的信件、字條和電報一一展現，得到熱烈反響。寫信者雖然或赫赫有名，或籍籍無名，但信件的內容都扣人心弦。二〇一三年肖恩將這些信件集結成《見信如晤》一書，迅速躋身暢銷書排行榜。而這些五花八門的信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，關鍵在於其忠實還原歷史和洋溢真情實感。

例如，書中包括了：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生前親筆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字條，隨信附上了她的私人烤餅配方。達·芬奇所寫的一封信非同尋常的求職信。英國著名作家伍爾夫自盡前寫給丈夫的絕筆信。英國搖滾樂主唱麥克·賈格爾寫給普普藝術開創者之一的安迪·沃霍爾的交流

信，裏面非常隨性地寫了一份滾石樂隊唱片封面的設計概要。科學家弗朗西斯·克里克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不可思議的信，公布他發現了DNA結構。當然，還包括情書、拒絕信、仰慕信和道歉信等等，讀者能感受到悲傷、憤怒、喜悅和震驚。在肖恩看來，比起普通的歷史書籍，該書能更切實地把讀者帶回歷史的某一時刻，並且通過在往昔生活的人所寫的這些真實信件來了解往昔，感受他們的情感，想不出能比這更好的途徑了。

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，發電子郵件和手機短訊方便迅捷，哪裏還有書面寫信的必要？對此英國作家米蘭達·索耶有不同的看法，她說，虛擬世界的文字隨時都會消失，白紙黑字的書信則不然，能保存和流傳，況且有些重要的事情值得寫下來，有時一封信可以改變人生，即使它從未寄出。



▲《見信如晤》一書收錄了歷史上五花八門的信件。

# 求職是雙方的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求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當下的問題是，這不容易的事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了。以美國為例，在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八年間，其失業人口中有一半只需約五個星期便能找到新的工作，但自二〇〇八年起，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三的人可以在一年內找到工作，而我們知道這是全球已發展經濟體的趨向。

求職艱難，那我們更要學會求得工作的方法。美國作者兼「職業規劃師」這職業的開山鼻祖理查德·尼爾森·鮑里斯(Richard N. Bolles)早於七十年代便寫下了一本有關求職的經典著作《你的降落傘是什麼顏色？》(What color is your parachute?)。

雖然這本書的第一版距今已有一定時日，但它是一本定期推出修訂版的著作。這意味什麼呢？這樣的操作告訴我們：哪怕書中引用的資料和社會背景需要更新修訂，書中的主軸思想是不變的。

舉例，在七十年代，書寫履歷至關重要，那是我們主動提供給僱主認識「我是誰」的唯一參考，但到了今天，潛在僱主卻以網上搜索的方式，通過不同的社交媒體，尋找你的帖文和照片來認識「你是誰」。時代不同，僱主認識你的方式也不同，但唯一不變的是：你需要以最大努力建立你想僱主認識「你是誰」的形象。

既然我們會花盡心思去設計和書寫好一份履歷，為什麼我們會心存僥倖，認為網上搜尋到的個人形象可以隨隨便便任意存在呢？研究顯示，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國僱主會查看應聘者的社交媒體資料，而當中近百分之七十的僱主會因為發現了一些「不妥當」的訊息而拒絕應聘者。因此，在求職之前，我們第一時間要做的不是去填寫履歷，而是在網上搜尋一下自己的名字，看一看搜尋到怎樣的照片或文字，並確保那是你想僱主認識的「你」。

在此，我們無法探討什麼是「真我」這哲學問題（也不見得一個人只有一個單一的「我」），我們關心的是：你可以如何得到一份你想要的工作呢？為了這個目的，我們便要準備好自己成為一個適合得到這份工

作的「我」。

鮑里斯認為，求職與約會沒有太大分別，它們都可以總結為兩個問題：「你喜歡我嗎？」和「我喜歡你嗎？」這個過程都是將兩個希望建立互惠關係的人聯繫在一起，儘管過去數十年發生了不少變化，但這求職的本質是不變的。

當我們以約會來類比，擁有一份強大的履歷和網絡資料只是處於「暗戀階段」的準備，而約會的成功與否，在於見面。

面試的基本原則是：無論你想做什麼，都不要顯得傲慢和自以為是。這像是簡單不過的道理，但在高度強調「做自己」與個人主義的當下，這又是不能不提醒的事情。有時，我們說得太多；有時，我們太急於推銷自己；有時，我們甚至會太想發言，而沒有好好聆聽面試官說完他想說的話。這些都是大忌。

那麼，在緊張萬分的面試過程中，我們應該如何聚焦自己的表現呢？最好的面試者是「專注於提供精確答案」的人。所以，不要顧左右而言他，也不要浮誇失實，最

重要的是：不要急於或幻想表現出比履歷更出色的自我。人越急進，越容易凸顯缺點。

同樣的邏輯，也可應用到新薪談判之上。討價還價是可以的，但無論是在汽車銷售、跳蚤市場，還是一場得來不易的面試，討價還價都講究技巧。其中一個技巧是：讓僱主先提出薪資建議。

另外，你要有耐心等待到面試過程接近尾聲時，才談及薪資，那就是你終於感到對方想錄用你了。在這時候，你才提出薪資的討論，而如果你知道有多輪面試，則在最後一輪才展開這個話題。

回到書名，為什麼作者要問「你的降落傘是什麼顏色？」其實，這是一個提醒，提醒我們在求職的過程，不要只著眼於要降落在什麼的地方或目標，更要時刻記得自我是怎樣的，也就是記得你的降落傘是什麼顏色。求職是雙方的，若然急於降落到目標，只為了討好對方而忘了自己，這不是一次有趣的求職過程，也不可能成為一次有益的工作機會。

園地公開，投稿請至：takungpage1902@gmail.com